



早年的欢乐

費 定 著

左 海 譯

早 年 的 欢 乐

費 定 著

左 海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一 年 · 北 京

К. А. Федин

ПЕРВЫЕ РАДОСТИ

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俄文版(1950)译出。

早年的欢乐

书号 1516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300,000 开本 $850 \times 1168 \frac{1}{32}$ 印张 $13 \frac{4}{8}$ 插页 10

1961年9月北京第1版 196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册 定价(3) 1.35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出版說明

《早年的欢乐》和《不平凡的夏天》，是苏联著名作家費定在卫国战争結束以后数年中写成的两部长篇小說。作者在这两部作品里，以薩拉托夫城为中心，分別描写了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后俄国社会的复杂情况，以及十月革命后，一九一九年夏天，苏維埃政权对反革命力量进行的有决定意义的斗争。小說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包括了政治、道德、艺术、日常生活許多方面，通过这些，作者集中地反映了关于历史的規律性、关于共产党在历史发展上的主导作用的思想。由于突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这两部作品曾获得一九四八年斯大林奖金一等奖。

这两部小說的中譯本，在我国解放以后，曾由上海的私营出版社印行过，但这次重新出版以前，我們曾請譯者及校者根据一九五四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印行的六卷本俄文版《費定文集》，进行了仔細的修改和校訂。

《不平凡的夏天》书后所附的《关于三部曲》一文，是从一九五七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印行的費定文学論文集《作家、艺术、时代》中选出的，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扼要地叙述了創作《早年的欢乐》和《不平凡的夏天》的经过和意图，对于我国讀者了解这两部作品会有相当的帮助。

这两部小說的插图都是苏联画家克里亚奇科所作的。



H. Hedberg

獻給尼娜·費定娜

早 年 的 歡 樂

一个赤脚的小姑娘，约摸九岁光景，抱着一个嬰兒，放在膝头上搖着。她把他攥紧些，把一卷裹在破布里的嚼烂的面包糊用力堵住他张开的嘴巴。嬰兒把头扭来扭去，一双光着的小腿蜷缩到肚子边，哭得抽搐起来。

“不许再哭！”小姑娘生气地喝了一声，把嬰兒放在台阶的石板上，站起来拍拍膝盖，靠在屋子一堵晒暖的墙上，两手反背在身后，那副神气好象要说：哪怕你叫死了，我也不瞧你一眼。

这是复活节最后几天里的一天，人們已經不再游逛了，可是街道上还洋溢着节日残留的愉快气氛，人們一方面惋惜佳节差不多完了，一方面高兴它还没有完全过去，也许还能乐一下。从下面的伏尔加河岸上，穿过木头房屋的小巷，传来醉汉們的凄凉歌声，这歌声有时低得听不見，有时又响得那么高，压倒了所有的声音——不論是远在水上的有小鈴的手风琴声，或教堂里零乱的鐘声，或是碼头上混成一片的喧嚷声。

石路上散弃了些踏碎的染色蛋壳——深紅色的，浅蓝色的，桃紅色的，还有一种是用煮过的洋葱皮染出来的暗黃色的。看得出大家把南瓜子和葵花子的壳随意乱吐，大吃榛子、胡桃和糖果，因为那些紙片和蛋壳等等，都被风从圆溜溜光秃秃的鹅卵石上吹到路上的凹处，而且刮到砖砌的人行道边上来了。

那小姑娘直望前面。这时春水氾滥，許多沙洲都给淹沒了，左面青草丛生的河岸好象移近了些，阴暗了些，那渾浊肮脏、成了巧克力色的伏尔加河，从这岸到那岸，横着一条好象用閃爍的碎玻璃鋪成的活动的阳光路，河身好象被横切成两段。空气中散发着嫩白楊树叶的气息、河岸上淤泥的甜味、阴湿的垃圾坑的臭气。蒼蝇嗡嗡地鬧着，才从牆边飞开，又回来停在牆上。一切都充滿了春天的温暖、春天的芳香、春天的声息、春天的砖砌的人行道上的尘埃，这些尘埃和节日的垃圾在旋風里打轉。

大自然常常經歷重大的变迁，而且意味深长地用一种特别的期待状态来表示这些变迁。这种期待状态充斥在周围的一切里，也使人們激动。春天驅走了残冬，为了領略胜利的滋味，常常逗留一会儿，耽擱一会儿。她揚揚得意了一会儿，又繼續往前走，可是这种停留是非常美妙的。大自然常常自願自盼地說：我为了一次又一次使自己煥然一新，我不断地做着同样的事，这是多么好啊！

春天这种瞬息之間的顧盼，这小姑娘也深深感受到了。她生着一双跟那淡色头发不很相称的深蓝色的眼睛，眼睛很大，不甚灵活，比一般年龄相仿的小孩子的眼睛要深沉一些，因此她的眼神，显得分外凝注。小辮子有一指头长，用一条紅帶子束着。褪了色的小黃花衣服，洗得干干淨淨。

嬰兒一直在号哭，而且摆动两条腿，可是小姑娘却不能把眼光从那看不見的某一点上移开去，这一点上什么都没有，但也許包罗万象——歌曲、鐘声、大河和河上面的太阳、树的气息和蒼蝇的嗡嗡声。

她忽然轉过头去。

在靜悄悄的街上，传来得得的蹄声和铁碰在鹅卵石上的响

亮的声音。一匹有斑紋的灰雄馬，身上披一块边上垂着流苏的蓝网布，放开步子，拖着一輛輪胎打足了气的輕馬車飞奔过来。馬車夫是夏天打扮，穿一件白外套，两只手伸在前面，搖着中間系着几个絨球的抖动的蓝色繮繩。他在小姑娘前面的台阶边勒住馬，两个乘客从从容容地走下了馬車。

第一个走出来的乘客披一件黑斗篷，用一条两端是獅子嘴銜住的小金鏈扣住；头上戴一頂軟軟的黑礼帽，发着鴉毛般的閃光；他本人也是黑的——皮肤微黑，留着一撮剪短的漆黑口髭。第二个乘客瀟洒地穿一件宽大的带絨毛的浅色呢大衣，顏色有点象豌豆色，戴一頂沙土色帽子，帽子上飾着青蓮色的緞帶。他的脸是松軟的，但仍显得年青、丰满，一副心滿意足的样子，好象塗了一层色粉，也和大衣帽子一样，輕松而有气派。

“唔，到了，”那个披斗篷的用圓潤的低音說，“就是这兒。”

两个人都偏过头去，把挂在台阶上面的鏤洋鉄招牌看了一遍：“夜店”。他們从从容容地仔細打量着那幢两层樓房的正面、那被雨打得剝落的灰泥、那窗子上有油迹的玻璃（有些地方玻璃用油灰胶住）、那装着破下水管的低垂的屋檐。

“你怎么弄的，小保姆，”那个穿大衣的人好象說得很严厉。“你瞧，这小孩脸上发青，要哭坏啦。”

“不会哭坏的，”小姑娘回答，“他老爱叫，他是我的弟弟。我媽媽一生下他来，他就这么叫。他們老把我們两个赶到外边来，大家討厭他。”

“你媽媽在哪兒？”

穿大衣的人眨了眨眼睛，好象有什么东西在刺他的眼睛一般，他輕輕地拉住小姑娘的小辮子，問道：

“这条帶子是誰送給你的？”

“媽媽給我的。她有許多帶子。她挨家挨戶搜破布，做成各式各样的帶子。”

“做什麼呢？”

“縫軟帽，她縫了軟帽，到彼希卡去賣。”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安諾奇卡。”

“你的爸爸是幹什麼的，安諾奇卡？”

“碼頭上的腳夫。你們呢——先生？”

先生們交換了一下眼色，那個黑皮膚的解开斗篷，用異常圓潤的聲音說：

“這小姑娘多好，了不起。”

他用指尖點點她的面頰。

“你爸爸現在在哪兒，在碼頭上還是在家裡？”

“我們沒有家。他在这兒，在夜店里。他喝醉了酒不大舒服呢。”

“好，我們就从這兒開始，亞歷山大，”那個披斗篷的人說。

“安諾奇卡，領我們到你爸爸媽媽那兒去。”

于是他擺動着飄揚的斗篷，首先走進夜店去了，安諾奇卡抱着嬰兒，跟在他後面奔了進去，那個穿大衣的丰满的人也跟着進去。

馬車未象馬似的，斜睨了他們一眼，抬起屁股，從座位的墊子下面取出一根短柄的馬鬃拂帚，然後跳下車來，把外套的下襟塞在腰帶里面，開始細心地用拂帚拂拭蒙了灰塵的車翼。

已經成名的青年劇作家亚历山大·巴斯土霍夫，在一九一〇年的冬末，因为他父亲亡故，到了故乡薩拉托夫来領受遺產。不想他一住就住了好些日子，和市立剧院的演員叶果尔·巴夫洛維奇·茨威士欣交了朋友。

說得确切些，他实在没有什么遺產可得。巴斯土霍夫的父亲是城里一个很特出的人物，生活乱七八糟，东闖西撞，想法掙錢，有时算是在鉄路局里工作，有时又算是在机务处服务。他想試办一种廉价的报纸，甚至把第二届国家杜馬时代立宪民主党候补黨員的身份都搬了出来，可是一切都失敗了。只有一件事情做得很成功——戴一頂紅帽圈的貴族便帽，把一切东西，連当初从領地运到城里来的旧式書斋家具，都抵了再抵，押了又押。亚历山大·巴斯土霍夫急急忙忙赶到父亲的宅第里来，而且就住在这古老的寓所里面，也正是为了这些家具；前些年，他就是从这兒步行着上实科学学校^①念书去的。

現在，巴斯土霍夫已經有了名气，他的一个剧本在莫斯科上演，另外一个在彼得堡上演，他不再把自己看作不久以前还在追求女学生的淘气小伙子了，他自以为是个人物，責任重大而又超人一等，因此，在熟悉的街道上，在老家的空房間里（在那些空房間里，以前他的老爸爸常常用喝酒喝哑了的嗓子咳嗽和叫嚷），想起来的許多旧事，感动着他，他一直觉得有种类乎凄凉

① 革命前俄国六年制中等学校。一部分实科中学有七年度。数学和自然科学是实科学校的主要課程。

的恋情。他把家具贖回，雇了个細木工，这木工使整所屋子里充滿了焦胶的酸味和刺鼻的下等烟臭。巴斯土霍夫住了一天又一天，也不急于上什么地方去，只是付度，他到这个世界上来，难道不負什么特殊的使命嗎？在他刚刚从事这种吃力不討好的著作生活的时候，在謎一般的高空里向他点头的那顆星，要把他引到什么地方去呢？

巴斯土霍夫跟茨威士欣交朋友，并不是因为他羡慕演員。他看出叶果尔·巴夫洛維奇虽是个道地的演員，但气度不凡，这一点，連那批象省城里人那样爱好戏剧的观众也都承認的。茨威士欣保持了背着校长偷讀禁書的神学校学生的热忱，他曾經带了一个名叫密福迪的同窗好友，一同离开了神学校，进入奋斗得来的戏剧生涯。这位朋友呢，在戏院里做了个无声无臭的跑龙套的角色。茨威士欣不象别的把整个身心都陷在舞台生活的琐事与苦悶里面的演員，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名誉，而是他不很懂的极高深的东西——发明，文化与体力的奥秘，心理学和音乐。这些都是淳朴的趣味，而且归根結底，也許就是戏剧趣味，不过这儿所謂戏剧，跟戏剧业务——戏院領班、报纸主笔、女演員的虛荣心、欠飯店老板的债务和坐在池座第二排上的值班副监督的百无聊賴……相牵涉的戏剧业务完全不同。这也許是預演，是在某一个現在还不知道的剧本里的极富趣味的角色的經常預演。这种角色，由于音乐和心理方面复杂的心得而成熟，然后具体化为体力，化为能克服任何阻碍自己的意志的魄力。茨威士欣常常在自己的想象里遇到一个人，这人举起手来攻击他。这时，他就把暴徒的手压下，叫他屈服，或者把他摔在地板上，然后泰然自若，威风凛凛，把斗篷搭在一只肩膀上，走了过去。这个人是谁呢，为什么他要阻碍茨威士欣前进呢？茨威士欣不知道，也

不对这问题深究——他胜利了，叫他的敌人屈了膝，于是又向前走去，也许去发明什么翅膀，也许去练习提琴。

对于现在的戏院，包括售票处的客满牌子和提词人在内，茨威士欣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观众只能体会到舞台上体会到的东西。老资格的演员都嘲笑他，认为他沾染了莫斯科模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①的时尚，照那些老演员看来，在莫斯科适合的，在外省未必适合；外省的观众认为强烈的震撼，要比单纯感动好些。

茨威士欣想到上夜店来，目的在研究几种典型，因为戏院里准备上演《在底层》，那么除了在伏尔加河上，哪儿还能看到活生生的流浪汉呢？这些流浪汉，在俄国的文坛上，风行已经不止十年了。戏院里的人，对茨威士欣这种异想天开，却有点轻视。

“你想把演员变作什么人呢？”悲剧演员问他。“你瞧见我演李尔王没有？嘿。马利乌斯·马利乌索维奇·彼季帕^②为了我演李尔王，还亲自吻了我呢。你以为我演了国王，就不能摹拟一个穷光蛋了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叶果尔。让那些报馆采访员到市场里饮食摊上去描写日常生活现象吧。演员的灵魂里就有个祭坛，懂得吗？别用生活的污秽去玷辱它。艺术剧院里那批人不会给你安静的。现在你模仿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连胡子也不刮了。你知道艺术剧院里那批人干么上希特罗夫市场去？因为他们知识分子面前有点胆怯，知识分子要去考察他们扮

①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著名的苏联导演、人民演员、戏剧教育家和理论家。一八九八年与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一同建立了莫斯科艺术剧院。他在戏剧理论方面创造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并以这个理论教育了整个一代话剧演员和导演。

② 彼季帕(1854—?)，俄国当时著名的演员，1886年退休后居住外省。

演流浪汉真实不真实。我可是这样表演的：讓流浪汉上戏院里来考察一下——他們是不是正确地照着我表演的样子生活着。我是为群众表演的。不是为知識分子，叶果尔。”

“以前人家就象你那样表演的，”茨威士欣說。“該换个样子了。”

“为什么呢？”

整个戏院里的人都在問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将来客滿的次数会更多嗎？不知道。将来演員会更受欢迎嗎？不知道。将来生活会輕松些嗎？不知道。那么这不可知的事情为什么要做呢？

“应当找条新路径，”茨威士欣劝他。

“很高明，”悲剧演員回答他。“你到自己的灵魂里去找吧。那兒应有尽有。老兄，那兒甚至有个天国。可是你却找不到流浪汉。”

于是，茨威士欣就把自己的企图告訴了巴斯土霍夫。

“好极啦，”巴斯土霍夫說。他不加深思，只是对朋友注視着。“我們一块兒去。然后一起去吃早飯，吃点嫩蘿卜什么的。”

“我去說服密福迪，他会准备的，”叶果尔·巴夫洛維奇高兴起来，“他住的地方离夜店不远。走吧！”

3

走上二楼，客人們到了一間密密地塞滿了鋪板的大房間里。安諾奇卡向前跑去，跑到一块把房間一隅隔开的粉紅花布帘子跟前，就鑽到里面去了。茨威士欣跟巴斯土霍夫留心地东张西望。

房里光线充足。因为过节，窗子洗得干干净净，从窗子里可以望见一大片点缀着白云的天空，还有那条从这岸到那岸横断伏尔加河的象碎玻璃铺成的阳光路。光线虽然充足，却使这间穷人的安身之处显得快乐，只是无情地暴露了他们的穷困和杂乱无章——成堆的破衣服、边上霉了进去的水桶、木盆都塞在屋角里。显而易见，这儿的家具很简陋，但都是必需的，少了就不行。

靠窗坐着一个穿着一件贴身衬衫的女人，细心地在梳头，亮光光的淡色头发一直垂到膝上。靠近另外一个窗子，有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躺在板床上，高声打鼾，伸开了赤着的脚和两手——生着黄茧的手掌朝上摊着。他头上盖一件破坎肩——大约怕苍蝇打扰他。

“所谓万物之灵，原来是这样的。”巴斯土霍夫说，一边慢吞吞地打量着那个人。

“我们来得不巧，床上都空着，”茨威士欣说。

有人把粉红帘子慌张地揭开了一点，眼睛在缝里一闪，又立刻不见了。茨威士欣在帘子边止了步，带着谦恭的笑容，敲着摆动的花布帘子，好象敲门，只是没有声音。

“可以进来吗？”

一个大眼睛的矮女人用湿围裙擦着在水中泡皱了粉红色的手指，站在洗衣盆后面，盆的一边满是肥皂泡沫，另一边是一堆各种颜色的破布。安诺奇卡站在她旁边，使劲地摇动小弟弟躺着的摇篮，可是小弟弟还象以前那样号叫着。一个胸脯和肩膀很阔、身体柔软、象参孙^①似的男子，用胳膊肘微微撑起身体，

^① 圣经《旧约》里的英雄，具有非凡的力量。

一条腿垂在床沿下面，阴郁地瞧着走进来的人们。他毛发很浓，头上淡黄色的鬚发跟蜷曲的髭鬚——窗里透过来的光映在上面，好像是絲瓜絡般的顏色——都很纖細，他每次沉重地呼吸时，它們就微微地顫动。

“你們是上我家来的嗎？”那个女人問。

“不錯，請原諒，”茨威士欣說，一边摘下帽子，露出一头黑得象帽子一样、閃着鴉毛般迴光的浓发，这样，就象他脫下一頂帽子，換上了另外一頂。

“我們是特来拜訪的。我們想瞧一瞧你們的生活情况。”

“沒地方請你們坐，先生們。就請这兒坐吧，”那女人忙碌起来，用围裙抹着床沿。

“把脚挪一挪，”她对那男人說。

巴斯土霍夫对角落里仔細地看了一会，忽然象在浴室里似的喘起气来。他好象老早就認得这角落，認識这些人，而且和他們非常要好那样，随随便便地說道：

“你們这兒的空气真糟，简直把人都憋死了。”

“那天洗窗子——全都招了凉。現在大家都怕穿堂风。人一受凉，說不定要生病。不論冬夏，我們都在不流通的空气里面活着。”

“你們是来瞧瞧穷相的吧？”那男人忽然哑着嗓子問。

“不錯。我們来了解了解你們的生活跟处境，”茨威士欣客气地結巴巴地回答。

“既然这么着，就讓我來介紹介紹季洪·巴拉布金的家庭，”那男子哑着嗓子說，也不改变姿勢，只把那只垂在床下面的脚——穿着大得象裙子一般的藍布褲子和草鞋——蕩来蕩去。
“这位是巴拉布金太太，奥尔加·伊凡諾芙娜，是个女工，那是我

的女兒安娜，是個固執的女孩子，那是我的兒子巴夫里克，生下來才六個月，我本人就是季洪·巴拉布金，四十歲的美男子。請問尊姓大名？”

巴斯土霍夫眨巴着眼睛，用一種奇特而又曖昧的眼光盯住巴拉布金細看。他小小的淺綠色眼睛，象膠一般粘住了別人不放，茨威士欣受不住了。

“我們想仔細研究一下你們的處境，這是对你們有利的，對貧苦階級有利的。”

“你們找錯地方了。我們不是貧苦階級。我們真所謂是一時落魄，”巴拉布金說。“暫時落入困境。我的女兒听了娘的教唆，老對人說她的爸爸是腳夫。”

“的確是腳夫。”奧爾加·伊凡諾芙娜插口說，“這是什麼？”她隨即踢了踢丟在地板上的皮護肩——每個腳夫的用具。

“很抱歉。照身分說來——我從來不是腳夫。按照身分，我是個公務員。我象所有的公務員一樣——帶着家眷，住在自己的宿舍里面，自己有門出入。我以後要這麼辦——安一個電鈴，再在帘子上釘塊小銅牌，象釘在大門上一樣，這樣，所有的人就全知道我是什麼身分了。”

“您說得非常有趣，”巴斯土霍夫隨隨便便地說道，而且在擦乾淨的板床边上坐下來，“您听我說。您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一定懂得我的意思，我們不是那種無事可做的慈善家。我們是演員。我們是在戲院里演戲的。明白了嗎？”

“原來是這樣，原來是這樣，”巴拉布金回答，把另外一只腳也从板床上規規矩矩地放了下來。

“我們請您指點幾個夜店里的杰出人物給我們看看。唔，就是全伏爾加河流域聞名的那類獅子。你們中間大概也有出名的